花落莫帝春

梁小苔 著

花落莺啼春

江苏文艺出版社
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花落莺啼春 /（台湾）姬小苔著

责任编辑：李荣德　周　琳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南京中央路145号内）
经　　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：南京七二一四工厂
开　　本：787×1092mm　1/32
印　　张：9.125
插　　页：2
字　　数：215,000
版　　次：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　　数：1－50,000册
标准书号：ISBN　7－5399－0108－X/I·104
定　　价：2.95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序幕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·凌 海 瑞

二十五楼的窗户打开了。窗外是经济价值最高的城东商业区。笼罩在一层淡薄灰雾里的城市尽收眼底。

象其它的大都市一样，自从二十年前台湾经济起飞后，就为这已有百年历史的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，连环绕盆地的群山与蜿蜒的河流也难逃劫数。

终年湿热的盆地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建筑，由乡村大量流入的人口破坏了原先的结构与秩序：膨胀、拥挤的都市中，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里生活。

但繁荣的东区却跟这些分离开来，宽广的街道上种植着阔叶树、四时不断的草花，闪亮的商店橱窗，新颖的办公大楼、餐厅、画廊、香气袭人的仕女……每一时空间都强调着富裕与时尚。

这些高尚的品质正如这幢大厦上的银色方型标记，只不过方型标记还代表了更重要的一项——荣誉。

何鼎元关系企业八十年来的荣誉。

这位出生于清末广东贫农家的何鼎元老先生，在这城市中创下了奇迹！血脉绵延，这个方型标记到了他的长孙何太炎手中。

不过自何太炎五年前突然中风后，关系企业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三个独立经营的系统。太炎的幼弟太中拥有人寿保险及产物集团，太炎的长子传东、次子镇南分别掌理信托、银行、塑胶、百货及石化工业。

这次的分家使得太炎病情更加恶化，但详情谁也不清

楚，纷云的谣言里，何氏家族不和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太中与传东争夺信托系统失败后，另以太字为集团标志，建立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，从此与侄子们不相往来。

站在二十五楼窗口的男人把视线收了回来，九点钟了，大厦前的广场上，人们正来去匆匆，这是东区最美丽的一块绿地，人们在此约会，或是吃午餐，银行的警卫经过长期观察，会很尽职的把流莺赶走。

男人的脸上出现微笑，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地方。除了聘请优秀的景观工程专家之外，他自己也费了许多心血。

那些立在草地上黑白相间的奇石，就是他亲自督工由秀姑峦溪带回来的，石头免费，但雇工和运费却数目可观，不过摆在这里，谁也不会指责银行违法滥采国家天然资源，反正溪里石头多的是。……

一部黑色的旅行车在银行门口停了，陆续下来十个穿同样深色西装，提同样公事包的男人。另一部车也紧接着停了，又下来十个一样打扮的男人，他们是中央银行金检处的人员。

警卫放下电话，大门打开了，二十个男人长趋直入，随后，墙上贴出了一份财政部的公告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座有四十年历史的银行，以及同属于何传东的信托公司，经过了七天的挤兑后，开始由中央银行监管，在调查期间停业三天。

就象事先约好似的，广场上陆续有人聚拢了过来，如浪潮般的互相推动着，连珍贵的草皮上也站满了人，还有人爬到已经停止喷水的雕塑喷泉上坐着，不少人的手上举着标语牌，上面写着忿怒的示威句子。引发这次金融秩序混乱的何传东，被淋漓的墨汁写在上面，群众的情绪也波及了何氏的整个家族，令人看了触目惊心，但透过玻璃，这奇异的场面只有动作没有声音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鼎元银行与信托

的债权人组织起一个抗议委员会。……

窗后那男人办公桌上收音机的音乐停了，开始播出快报；另一批债权人现在到了立法院门口请愿，惊动了大批的记者与管区警员，由于正值立院休会期间，请愿代表与立院职员发生了争执，但立刻有经济小组的委员赶到，接受了请愿状。

音乐继续播放着，底下的声浪这时大了起来，一名中级干部试着向激动的群众解释，但被嘘了回去，大门又关了起来，群众们怒吼着何传东的名字，并且试图冲破大门，但终是徒劳无功。

僵持的对峙开始了，有人在群众中大声鼓噪着，把鸡蛋、蕃茄纷纷砸上了玻璃，四溅开来。

“楼上有人！”蓦地，人群中一声喊叫，把目标全集中在这唯一开着的一扇窗户上，人们又盲目的将鸡蛋投掷过去，男人迅速地关起了窗子，离开窗口。

屋内是一片死寂，男人拿起了电话。

“电视台。”对方传来又软又甜的女音。

“请转一二五分机，凌红药。”

电话接通了，但是来接的却是个男声：“新闻部。”

“我找凌红药。”

“红药到立法院采访去了，你要不要留话？”

男人那空虚的眼睛垂了下来。“不必了，不必了！”他喃喃自语的挂掉电话。

收音机还在响着，男人离开房间，但又重新回来把收音机关掉，这才锁上门穿过了甬道。

他想起了自己初到何鼎元企业的第一天，还是个孩子。老头子不断地从这个办公室走到那个办公室，对刚建好的大楼十分满意。

“我们何家在这块地上有一百年了，这个城的历史就是何家的历史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我们的土地不再有那么

多，但是子孙却是从前的好几倍，我们注定要替这里做点事……”

那一年，他十四岁，红药六岁。

二十年了，整整二十年。

他乘电梯上了顶楼。

“您好！”一个年轻的女事务员在电梯门口和他擦身而过，局促地向他问好。

由她的制服颜色看来，她在信托系统中的职位很低，以前即使是最资浅的新进人员也以何鼎元的关系企业为荣，现在，由于何传东无法挽救的过失，已成了耻辱的标记。

“请等一等！”女事务员从电梯中满脸通红地追了出来。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我也办了职工借贷，这是——您的指示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三百万，我一个月只有一万块薪水，我还不起！”女事务员几乎哭了出来。办理贷款是何传东的魔术，他借职员名义，向自己银行贷款，所提供的保证品是早已办过数手的土地，贷到的资金则又转投到自己的企业去，负责借贷的员工根本连一块钱也见不到。像这样的人头多达数百名。

他摇了摇头，事务员慑于他的威严退了下去，他继续向前走。甬道比平日更长，而那扇门后，则是一切的尽头。

他打开了门，走上通往平台的楼梯，风呼呼地吹着，站在这样的高处，他什么都听不见了，只有底下的人群蠕动如蚁。

他闭上了眼睛，但是发现自己并没什么想对上帝说的，又睁了开来，一辆黑色的车停在广场边缘，法警费力地穿过人群向警卫出示证件及传票。

他们已因鼎元银行涉及背信罪嫌，带走了十六个，现在，他是第十七个。

但是他再也不害怕了，所有的事都过去了 ……

风声愈来愈响……

“有人跳楼！”惊叫声立刻不绝于耳，人群纷纷逃散。

沉重的人体堕落地面时，鲜血四溅，把最近的一块白石染得通红，血流进了草地……

人们又不安地回到了绿地，这块像被施了恶咒似的广场弥漫着奇异的气息。

“不是何传东，是他的总经理凌海瑞！”有人大着胆子去看死者的脸孔时，受骗似的大叫了起来。

“何传东出来！何传东出来！……”人群更激动了。

·何 传 东

“几点了？”何传东从沉思中抬起头，失去了平日飞扬的神采，眼中全是鲜红的血丝，从午夜起，他就坐在客厅的这张沙发上，十多个钟头里除了去洗手间，他就像是被定住了的化石似的。

程丹宁勉强地对丈夫笑了一笑：“已经中午了。”对于眼前这个男人，她有太多的感受，十年的婚姻生活，已把她身心折磨殆尽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换个角度来同情他。

“中午几点？”何传东的声音更不耐烦。

“十二点五分，要不要叫厨房开饭？”

何传东摇了摇头："快了！"

"什么快了？"

"没什么！"

"昨天晚上你从调查局回来就一直没吃过东西。"程丹宁试着用最和缓的语气和丈夫说话，直到上礼拜她才接到消息由新加坡的娘家赶回来，她很快就发现她赶回来一点用都没有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而且大得无法收拾。

"不要管我！"何传东又咕哝了一句，然后把头垂了下去，恢复原先的沉思。

程丹宁蹑手蹑脚地走开，她曾经比谁都痛恨她的丈夫，但到了这一刻，他颓丧的样子，却令她从心底为他难过

电话铃就在这时候响了，响了三声之后断了，几秒钟过后又开始响。

"我来。"何传东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

"传东兄，会已经开完了，情况恐怕对你相当不利！"没有任何寒暄，依暗号打电话来的男人，口气十分急促。

"不利到什么程度？"何传东的额上冒出了冷汗，他一向自诩是最冷静的男人，但经过了长达十日的困兽之斗，他的冷静已经消失了。

"首席送到院里的函件，在清场以后，经过宣布公函，附件，全场已经一致通过地检处于必要时的逮捕令和院会的决议，并以最速件复函。"

"还有多久？"何传东好半天才挣出声音，昨天午夜他就知道今天的秘密会议，但是没想到一切来得这么快。

"恐怕没有多少时候了，你要及早准备，传东兄，面对现实，你要坚强……"

话筒从何传东的手里滑落，跌在青玉石的地板上，发出巨响，程丹宁惊疑不定地探头进来，听见了轻微的哭声。

何传东的头整个埋在膝上，哭泣的模样使她太吃惊了。

"传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"程丹宁快步走了过去，何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传东再抬起头来时，似乎在这十分钟之内老了好几岁，最令她害怕的是他那纵横的泪水。

从他五岁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哭过。

“你哭了？”她在丈夫身边坐了下来，同情与怜悯使她突然觉得跟他很亲近。

“去通知警卫室，法警和调查局的人要来。看清楚以后把大门打开让他们进来。”何传东不但在迅速地苍老，而且憔悴得可怕。

“传东——”程丹宁握住了他那双微微颤抖的手。

“不要哭！”他摇摇头，“不要哭，丹宁，我对不起你，这么多年来——”

“不要说了。”程丹宁不禁放声痛哭，“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！”

“是我的错！”他喘息着，“我误了你十年，现在我该让你走了，证书——我已经签了，放在翁律师那儿，你随时去拿。”

“什么证书？”她惊讶地停止哭泣。

“离婚证书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程丹宁痛苦地摇头。

“好好珍重，去找一个——能够照顾你的人。”他的声音中充满了苦涩。

“蝶娟呢？你有没有想过她？她失去了爸爸，难道你还忍心教她没有妈妈？”

“我考虑过，拖着一个孩子，你恐怕很难——”他说不下去了。

“嫁人？”她冷笑一声，站了起来，“我从前没答应过离婚，此后永远也不会答应。”

“可是你父母——”

“他们会改变主意的，何传东，直到现在我才看清楚，你是一个懦夫。”

“我不是！我只是个男人，应该为你着想！”他低微地叹了一声，“我犯了不名誉的罪，这样对你最好！”

“你讲什么都没有用，我不会跟你离婚，从结婚那天起我就打定了主意，我生是何家的人，死是何家的鬼！”

“但我们之间，没有——感情。”

“不是没有，是你吝于付出！”她沉痛地说：“可是我不跟你离婚，不是为了阻止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；传东，我们虽然没有感情，但是有蝶娟。”

“翁律师会照顾她。”他的呼吸急促、浊重。

“照顾她穿衣吃饭是很容易，但其它的呢？”丹宁笑了笑，“你可会注意过我回新加坡去的这两年，你可怜的女儿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不想再指责你，但是——”

“你预备怎么样？”

“我要带她回去。”

“你不能这样做！”何传东惊惶地站了起来。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爸爸也同意呢？”

“爸爸他——知道了？”

“你把鼎元搞成这样，他会不知道吗？”丹宁讽刺地笑了笑，“他的身体不行了，可是耳朵还管用！”

“他——怎么说？”何传东跌坐回沙发上，原来就铁着的脸色更是僵硬。

“他说你既然做错了事，就该受法律的制裁。”

“那鼎元呢？”

“他没有能力管。”

“他既然早就知情，为什么不教叔叔帮我的忙？为什么不命令镇南替我偿债。”何传东暴怒地跳了起来。

“他们能吗？”

“我们是亲人！”他的脸色坏得可怕，“我现在才知道，一旦你出了事，最先背弃你的一定是亲人。”

“夫人，银行打来的电话！”秘书由二楼急奔下来。

"接过来！"

丹宁拿起另一具电话，本来还有点血色的脸，忽然在刹那间变得惨白。拿着话筒的手停留在半空中。

"什么事？"何传东问。

良久良久，丹宁才像幽灵般转过头来，直视着前方，用一种像是来自极遥远的声音说："死了！"

"谁死了？"

·凌 红 药

红药带着摄影记者赶到鼎元银行的时候，已经十二点十五分了。

虽然经过有关单位一再的协调，然而一切并不如专家们预测得那么乐观，这些天经济风暴的骚动非但没有停止的迹象，反而更扩大了，尤以今天的混乱为甚。

不过红药有一种预感，依她记者职业性的敏锐来判断，今天应该是到达了顶峰，所有的请愿活动，抗议、示威，将在过了今天之后慢慢地衰竭。

换句话说，今天便是这次事件的关键时刻。

她的心中不觉微微一凛，跑了这么多年的新闻，应该知道结束这一切的答案是什么，但她真不愿承认。也许——会有奇迹出现！她只能这样的祷告着。

今天一早她们这一组人从电视台出发，先是到部里去看部长，可是部长在这尴尬时刻对任何客人一律挡驾，他们只见到负责出面说明的司长，但这也聊胜于无；然后他们在预定的时间内到了中央研究院，访问近代史研究所的

一位先生，这才是今天午间新闻中的焦点，在这个单元中，他们一共访问了六位学者，分别从各种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，红药相信这么严谨的制作一定会掀起一阵热烈回响。

最后一站是政大，那位政治系的教授也非常合作，使她们的录像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，不到半个钟头就录完了，这时候红药又接到新闻部主任的指示，火速赶到立法院门口。

现场的混乱是红药平生所见，那些请愿人潮立刻像一个漩涡似的把他们吸了过去，红药一边尽可能地做精确的评论，一边探访请愿代表，倾听那些激动的申诉，然后她不顾一切的深入核心，在摄影机的冲锋陷阵下，进入具有危险性的人潮中。听在圆周外围听不到的脉动。

不断地有人推她、挤她、踩她，但她始终保持冷静与微笑，终于，人群松开了一条缝，那些忿怒的人们接纳了她，让她进去和高举着"受害者"标语的人们谈话。

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些人比她想像中要脆弱得多，一个五十出头的大男人甚至在说到一半时，毫不掩饰地哭了出来："这是我的退休金，我以为放在银行最保险……"

还有人当众割腕，红药看到他的时候，那个年轻人已经用一把利刃把手腕划开一条长长的口子，血像喷泉似的飞溅出来，始终跟在红药后面的摄影机，适时地捕捉住这一镜头，有些血点还溅上了镜头和红药的雪白套装。

人潮的气味和血腥气使红药觉得恐怖，但她没有躲开，她是电视台的首席记者，遇到事件，她永远站在第一线，从没逃避过。

就连今天这样的日子也不例外。

她心中又涌起那丝熟悉的悲痛，这些天来，这阵悲痛一直跟着她，毕竟她跟何家是……

警察把割腕的年轻人带走后，红药继续她的工作，这些人中除了一般存户还有不少"人头"，人头当中有半数

以上是鼎元企业的员工，因慑于上级的指示，去冒贷了自己从未见过的巨款给公司，但红药发现，这其中竟也有不少的一级贫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她最初发现时，几乎给弄糊涂了。

何传东假借发放贫寒救济，然后把所有收集到的身分证与印章交由鼎元的特别部门，经一番巧妙的处理后，贷到了他所需要的款项。

而这些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实际上只领到两千元救济金的人头，到了整个案子爆发了，才发现自己竟然背上了债务，而那笔天文数字，恐怕到了下辈子他们都还不清，这才恐慌起来，跟着请愿团来哭诉自己的无辜。

突然，人群中一阵可怕的骚动引起了红药的注意，她跟着他们的方向往后看，冲天的火焰自一辆旧巴士中冒了出来，她拚命地往前跑，希望能拍到躲在那辆快要报废的巴士中的人，浓烟中，她依稀可以见到驾驶座上的人，那是个年轻男人，透过挡风玻璃，她甚至看到他脸上忿怒的笑容。

他看见红药领着人在拍他，便用手顶着鼻子，做了个难看的鬼脸，也就在这时候，警察已经奋不顾身地敲破了窗玻璃，把身上开始着火的年轻人拖了出来……另一批人用灭火器救火

"放开我！放开我！"年轻人疯狂地叫着，可是警察把他按在地上，用外套拚命地替他熄灭身上的火，空气中传来一股刺鼻的焦臭味，可是红药没有办法捂住鼻子或摒住呼吸，她拿起了麦克风，站在摄影机面前，向午间新闻的观众们播报这个现场目击。

她忍住一阵阵的反胃，尽量不带一丝感情的播报着这刺激的一幕。

"红药——"等她一播报完，摄影机才刚刚离开她，就有一个人着急的冲过来，拉住她的手臂，是电视台的同

事——钱柏仁。

“主任要我通知你，鼎元银行出事了，要你赶快过去。”钱柏仁焦急地说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她不自觉地用力抓住钱柏仁，这些天来情况已经够糟了，难道还有比现在更坏的事出现？老天——红药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。

“有人跳楼。先上车，上了车我再告诉你！”钱柏仁把她往人群外推，直到上了采访车才松开手。

“谁？”红药整个人摇摇欲坠，若不是舒适的椅子牢牢地支撑着她，她恐怕早已滑到地上去了。

“不知道，还没有查出来。”钱柏仁摇摇头，红药这才颓然地放开他，喃喃自语着，“难道会是他？”

突然红药全身一凛，整个身体坐直了，眼中全是一种疯狂的光辉。

“主任怎么说？”她轻声地问。只有从声音才能听出她刚刚历经过如何的挣扎，钱柏仁在心中不断猜疑，她跟鼎元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会这样的神不守舍？

“他要你立刻把死者的身分，姓名查清楚，我们是最早得到消息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发生的？”红药拿出速记本，她今天很失常。

“就是十五分钟前。”

红药咬紧了下唇，又在本子上记下几个凌乱的字。

“主任还说——”钱柏仁欲言又止。

“说什么？”她一下子抬起头，眼神锋利得像要割人，谁看了都会悚然一惊。

“他说你跟鼎元比较熟，查不查得出来，就要全靠你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从皮包中取出粉盒来补妆，不管她心情如何激动，站在镜头之前，她代表的就是公司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